



理學叢書

朱子語類

〔宋〕黎靖德編

理學叢書

朱子語類
第八冊

〔宋〕黎靖德編
王星賢點校

朱子語類

(全八冊)

〔宋〕黎靖德 編

王星賢 點校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• 108¹/₂印張 • 2,300千字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5,800冊

統一書號: 2018 • 221 定價: 21.20元

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一

朱子十八

訓門人九

總訓門人而無名氏者爲此卷。

朋友乍見先生者，先生每日：「若要來此，先看熹所解書也。」過。

世昌問：「先生教人，有何宗旨？」曰：「某無宗旨，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。」文蔚。

讀書須是成誦，方精熟。今所以記不得，說不去，心下若存若亡，皆是不精不熟之患。若曉得義理，又皆記得，固是好。若曉文義不得，只背得，少間不知不覺，自然相觸發，曉得這義理。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，自是放不得，必曉而後已。若曉不得，又記不得，更不消讀書矣！橫渠說：「讀書須是成誦。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，只爭這些子。古人記得，故曉得；今人鹵莽，記不得，故曉不得。緊要處、慢處，皆須成誦，自然曉得也。今學者若已曉得大義，但有一兩處阻礙說不去，某這裏略些數句發動，自然曉得。今諸公盡不曾曉得，縱某多言何益！無他，只要熟看熟讀而已，別無方法也。」卓。惲略。

一學者患記文字不起。先生曰：「只是不熟，不曾玩味人心，但守得冊子上言語，所以見冊子時記得，纔放下便忘了。若使自家實得他那意思，如何會忘！譬如人將一塊生薑來，須知道是辣。若將一

塊砂糖來，便不信是辣。」端蒙。

謂一士友日向嘗收書，云「讀書不用精熟」；又云「不要思惟」。「讀書正要精熟，而言不用精熟；學問正要思惟，而言不可思惟，只爲此兩句在胸中做病根。正如人食冷物留於脾胃之間，十數年爲害。所以與吾友相別十年只如此者，病根不除也。」蓋卿。

嘗見老蘇說他讀書：「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，兀然端坐，終日以讀者（十）（七）○八年。方其始也，入其中而惶然，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。及其久也，讀之益精，而其胸中豁然以明，若人之言固當然者，猶未敢自出其言也。時既久，胸中之言日益多，不能自制，試出而書之，已而再三讀之，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！」又韓退之答李翊、柳子厚答韋中立書，言讀書用功之法，亦可見。某嘗歎息，以爲此數人者，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，用了許多功夫，費了許多精力，甚可惜也！今欲理會這箇道理，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，乃不曾用得旬月功夫熟讀得一卷書，只是泛然發問，臨時湊合，元不曾記得本文，及至問著，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，其能言者，不過敷衍已說，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，是濟其事！今請歸家正襟危坐，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，逐句逐字分曉精切，求聖賢之意，切己體察，著己踐履，虛心體究。如是兩三年，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，方有可商量，有可議論，方是「就有道而正焉」者。入道之門，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，漸漸相親，久之與己爲一。而今人道理在這裏，自家身在外面，全不曾相干涉！

○ 據原文改。

因言及釋氏，而曰：「釋子之心却有用處。若是好叢林，得一好長老，他直是朝夕汲汲不捨，所以無有不得之理。今公等學道，此心安得似他！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，逐日流蕩放逐，如無家之人。思量一件道理不透，便颺去聲。掉放一壁，不能管得，三日五日不知拈起，每日只是悠悠度日，說閑話逐物而已。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！莫說一日，一時也無；莫說一時，頃刻也無。悠悠漾漾，似做不做，從生至死，忽然無得而已。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，亦是他資稟自如此。然其心亦無所用，只是閑慢過日。」或云：「須是汲汲。」曰：「公只會說汲汲，元不曾汲汲。若是汲汲用功底人，自別。他那得工夫說閑話？精專懇切，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。思量一件道理，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，無一毫不盡！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，思量到半間不界，便掉了，少間又看那一件；那件看不得，又掉了，又看那一件。如此沒世不濟事。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，人得這箇門路，以之推他道理，也只一般。只是公等不曾通得這箇門路，每日只是在門外走，所以都無人頭處，都不濟事。」又曰：「若是大處人不得，便從小處入；東邊人不得，便從西邊入。及至人得了，觸處皆是此理。今公等千頭萬緒，不曾理會得一箇透徹；所以東解西模，便無一箇入頭處。」又曰：「學道做工夫，須是奮厲警發，悵然如有所失，不尋得則不休。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，被人偷將去，此心還肯放捨否？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，方休。做工夫亦須如此。」

諸公來聽說話，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。然徒聽之，亦不濟事，須是便去下工夫，始得。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頭項者，只緣聖賢說得多了，既欲爲此，又欲爲彼。如夜來說「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」。若實下工夫，見得真箇是敬立則內直，義形而外方，這終身可以受用。今人却似見得這兩句好，又見說「克

己復禮」也好，又見說「出門如見大賓」也好。空多了，少間却不把捉得一項周全。賀孫。

「今學者看文字，不必自立說，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，便得。而今看自家如何說，終是不如前賢。須盡記得諸家說，方有箇襯簾處，這義理根脚方牢，這心也有殺泊處。心路只在這上走，久久自然曉得透熟。今公輩看文字，大概都有箇生之病，所以說得來不透徹。只是去巴攬包籠他，元無實見處。某舊時看文字極難，諸家說盡用記。且如毛詩，那時未似如今說得如此條暢。古今諸家說，蓋用記取，閑時將起思量：這一家說得那字是，那字不是；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，那字是；那家說得全是，那家說得全非；所以是者是如何，所以非者是如何。只管思量，少間這正當道理，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，如指諸掌。今公們只是扭捏巴攬來說，都記得不錯，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，自家也使他不動，他也不服自家使。相聚得一朝半日，又散去了，只是不熟。這箇道理，古時聖賢也如此說，今人也如此說，說得大概一般。然今人說終是不似，所爭者只是熟與不熟耳。縱使說得十分全似，猶不似在，何況和那十分似底也不曾看得出？」敬子云：「而今每日只是優游和緩，分外看得幾遍，分外讀得幾遍，意思便覺得不同。」曰：「而今便未得優游和緩，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。那箇優游和緩，須是做得分八九分成了，方使得優游和緩。而今便說優游和緩，只是泛泛而已矣。這箇做工夫，須是放大火中鍛煉，鍛教他通紅，溶成汁，瀉成錠，方得。今只是略略火面上煨得透，全然生硬，不屬自家使在，濟得甚事！須是縱橫舒卷皆由自家使得，方好搦成團，捺成匾，放得去，收得來，方可。某嘗思，今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、不濟事者，只是不熟。平生也費許多功夫看文字，下梢頭都不得力者，正緣不熟耳。只緣一箇不熟，少間

無一件事理會得精。呂居仁記老蘇說平生因聞『升裏轉，斗裏量』之語，遂悟作文章妙處。這箇須是爛泥醬熟，縱橫妙用皆由自家，方濟得事也。同。

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，只是覺次序未到。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，如何說得到其他事！這箇事，須是四方上下、小大本末，一齊貫穿在這裏，一齊理會過。其操存踐履處，固是緊要，不可間斷。至於道理之大原，固要理會；纖悉委曲處，也要理會；制度文爲處，也要理會；古今治亂處，也要理會；精粗大小，無不當理會。四邊一齊合起，功夫無些罅漏。東邊見不得，西邊須見得；這下見不得，那下須見得；既見得一處，則其他處亦可類推。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，又不曾著力，濟得甚事！如坐定一箇地頭，而他支脚，也須分布擺陣。如大軍廝殺相似，大軍在此坐以鎮之，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，須如此作工夫方得。而今都只是悠悠，礙定這一路，略略拂過，今日走來挨一挨，又退去；明日亦是如此。都不曾抓著那痒處，何況更望掐著痛處！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，全不見長進。這箇須是勇猛奮厲，直前不顧去做，四方上一齊著到，方有箇入頭。孔子曰：『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』這箇全要人自去做。孟子所謂奕秋，只是爭這些子，一箇進前要做，一箇不把當事。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，未嘗不慨然奮發，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！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，只是未知得那甚是如何著，是如何做工夫。自後更不肯休，一向要去做工夫。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，只是如此悠悠地過；今日見他是如此，明日見他亦是如此。

因建陽士人來請問，先生曰：『公們如此做工夫，大故費日子。覺得今年只似去年，前日只是今日，

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。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，一日千里始得。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，都不曾抓著那痒處，濟得甚事！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：穿到水處，自然流出來不住；而今都乾燥，只是心不在，不曾著心。如何說道出去一日，便不曾做得工夫？某常說，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。且如出十里外，既無家事炒，又無應接人客，正好提撕思量道理。所以學貴『時習』，到『時習』，自然『說』也。如今不敢說『時習』，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『時習』。如今都看不見，只是不曾入心，所以在窗下看，才起去便都忘了。須是心心念念在上，便記不得細注字，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，也爭事。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，盡不曾抓著痒處。若看得那物事熟時，少間自轉動不得。自家脚才動，自然踏著那物事行。又云：『須是得這道理人心不忘了，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。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，不曾入地裏去，都不曾與土氣相接著。』

學者悠悠是大病。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，每日理會些小文義，都輕輕地拂過，不曾動得皮毛上。這箇道理規模大，體面闊，須是四面去包括，方無走處。今只從一面去，又不曾著力，如何可得！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，漆雕開事言語少，難理會；曾點底，須子細看他樂箇甚底？是如何地樂？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，便信著。他原是自見得箇可樂底，依人口說不得。又曰：『而今持守，便打疊教淨潔；看文字，須著意思索；應接事物，都要是當。四面去討他，自有一面通處。』又曰：『如見陳廝殺，播著鼓，只是向前去，有死無二，莫更回頭始得！』胡泳。

或言：『在家衮衮，但不敢忘書冊，亦覺未免間斷。』曰：『只是無志。若說家事，又如何汨沒得自

家？如今有稍高底人，也須會擺脫得過，山間坐一年半歲，是做得多少工夫！只恁地，也立得箇根腳。若時往應事，亦無害，較之一向在事務裏，是爭那裏去！公今三五年不相見，又只恁地悠悠，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！」賀孫。

或有來省先生者。曰：「別後讀何書？」曰：「雖不敢廢學，然家間事亦多，難得全功。」曰：「覺得公今未有箇地頭在，光陰可惜！不知不覺，便是三五年。如今又去赴官，官所事尤多，益難得餘力。人生能得幾箇三五年？須是自強。若尋得箇僻靜寺院，做一兩年工夫，須尋得箇地頭，可以自上做將去。若似此悠悠，如何得進！」廣。

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爲，無圖底人相似。人之爲學，當如救火追亡，猶恐不及。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，尋求趕捉，必要取得始得。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，所以兩年、三年、五年、七年相別，及再相見，只是如此。個。

謂諸生曰：「公皆如此悠悠，終不濟事。今朋友著力理會文字，一日有一日工夫，然尚恐其理會得零碎，不見得周匝。若如諸公悠悠，是要如何？光陰易過，一日減一日，一歲無一歲，只見老大。忽然死著，思量來這是甚則劇，恁地悠悠過了！」賀孫。

某平日於諸友看文字，相待甚寬，且只令自看。前日因病，覺得無多時月，於是大懼！若諸友都只恁悠悠，終於無益。只要得大家盡心，看得這道理教分明透徹。所謂道理，也只是將聖賢言語體認本意。得其本意，則所言者便只此道理，一一理會令十分透徹，無些罅縫蔽塞，方始住。每思以前諸先生

盡心盡力，理會許多道理，當時亦各各親近師承，今看來各人自是一說。本來諸先生之意，初不體認得，只各人挑載得些去，自做一家說話，本不曾得諸先生之心。某今惟要諸公看得道理分明透徹，無些小蔽塞。某之心即諸公之心，諸公之心即某之心，都只是這箇心。如何有人說到這地頭？又如何有人說不得這地頭？這是因甚恁地？這須是自家大段欠處。賀孫。

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，云：「今人做一件事，沒緊要底事，也著心去做，方始會成，如何悠悠會做得事！且如好寫字底人，念念在此，則所見之物，無非是寫字底道理。又如賈島學作詩，只思『推敲』兩字，在驢上坐，把手作推敲勢。」大尹出，有許多車馬人從，渠更不見，不覺犯了節。只此『推敲』二字，計甚利害？他直得恁地用力，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。今吾人學問，是大小大事！却全悠悠若存若亡，更不著緊用力，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，可謂倒置，諸公切宜勉之！時舉。

諸友只有箇學之意，都散漫，不恁地勇猛，恐度了日子。須著火急痛切意思，嚴了期限，趲了工夫，辦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一過，便就裏面旋旋涵養。如攻寨，須出萬死一生之計，攻破了關限，始得。而今都打寨未破，只循寨外走。道理都咬不斷，何時得透！淳。

謂諸生曰：「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，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。若恁地安安排排，只是做不成。如人要赴水火，這心才發，便入裏面去。若說道在這裏安排，便只不成。看公來此，逐日只是相對，默坐無言，恁地慢騰騰，如何做事？」數日後，復云：「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，有病痛底，某一一都看見，逐一救正他。惟公恁地循循默默，都理會公心下不得，這是幽冥暗弱，這是大病。若是剛勇底人，見得善別，

還他做得透，做不是處，也顯然在人耳目，人皆見之。前日公說『風雷益』，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，也無些子雷意思。」賀孫。

「某於相法，却愛苦硬清癯底人，然須是做得那苦硬底事。若只要苦硬，亦不知爲學，何貴之有！而今朋友遠處來者，或有意於爲學。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定了，更不求進步。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，只真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，也不見有」。或曰：「今之朋友，大率多爲作時文妨了工夫。」曰：「也不曾見做得好底時文，只是剽竊亂道之文而已。若要真箇做時文底，也須深資廣取以自輔益，以之爲時文，莫更好。只是讀得那亂道底時文，求合那亂道底試官，爲苟簡滅裂底工夫。他亦不曾子細讀那好底時文，和時文也有時不子細讀得。某記少年應舉時，嘗下視那試官，說：『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！』今人盡要去求合試官，越做得那物事低了。嘗見已前相識間做賦者，甚麼樣讀書！無書不讀。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，有甚見識？若見識稍高，讀書稍多，議論高人，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出？他見得底只是如此，遂互相做做，專爲苟簡滅裂底工夫！」歎息者久之。」

看來如今學者之病，多是箇好名。且如讀書，却不去子細考究義理，教極分明。只是纔看過便了，只道自家已看得甚麼文字了，都不思量於身上濟得甚事。這箇只是做名聲，其實又做得甚麼名聲？下梢只得人說他已看得甚文字了。這箇非獨卓文如此，看來都如此。若恁地，也是枉了一生！賀孫。

今學者大抵不曾子細玩味得聖賢言意，却要懸空妄立議論。一似喫物事相似，肚裏其實未曾飽，却以手鼓腹，向人說：「我已飽了。」只此乃是未飽，若真箇飽者，却未必說也。人人好做甚銘，做甚贊，

於己分上其實何益？既不曾實講得書，玩味得聖賢言意，則今日所說者是這箇話，明日又只是這箇話，豈得有新見邪？切宜戒之！時舉。

今朋友之不進者，皆有「彼善於此爲足矣」之心，而無求爲聖賢之志，故皆有自恕之心，而不能痛去其病。故其病常隨在，依舊逐事物流轉，將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。大雅。

昌父言：「學者工夫多間斷。」曰：「聖賢教人，只是要救一箇間斷。」文蔚。

因說學者工夫間斷，謂「古山和尚自言：『喫古山飯，阿古山矢，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。』今之學者却不如他。」文蔚。

有一等朋友，始初甚銳意，漸漸疏散，終至於忘了。如此，是當初不立界分做去。士毅。

今來朋友相聚，都未見得大底道理。還且謾恁地逐段看，還要直截盡理會許多道理，教身上沒些子虧欠。若只恁地逐段看，不理會大底道理，依前不濟事。這大底道理，如曠闕地基址，須是開墾得這箇些，方始架造安排，有頓放處。見得大底道理，方有立脚安頓處。若不見得大底道理，如人無箇居著，趁得百十錢歸來，也無頓放處；況得明珠至寶，安頓在那裏？自家一身都是許多道理。人人有許多道理，蓋自天降衷，萬理皆具，仁義禮智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，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。須是理會了，體認教一周足，略欠缺些子不得。須要緩心，直要理會教盡。須是大作規模，闊開其基，廣闢其地，少間到逐處，卽看逐處都有頓放處。日用之間，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，喫飯也在上面，上床也在上面，下床也在上面，脫衣服也在上面，更無些子空闕處。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。如人刺繡花草，不要看

他繡得好，須看他下針處；如人寫字好，不要看他寫得好，只看他把筆處。賀孫。

先生問：「諸公莫更有甚商量？」坐中有云：「此中諸公學問皆溺於高遠無根，近來方得先生發明，未遽有問。將來有所疑，却寫去問。」先生曰：「却是『以待來年然後已』說話，此只是不曾切己立志。若果切己立志，睡也不著，起來理會，所以『發憤忘食』，『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』去理會。今人有兩般見識：一般只是談虛說妙，全不切己，把做一場說話了；又有一般人說此事難理會，只恁地做人自得，讓與他們自理會。如人交易，情愿批退帳，待別人典買。今人情愿批退學問底多。」謙。

諸公數日看文字，但就文字上理會，不曾切己。凡看文字，非是要理會文字，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。學者須要主一，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，方可做工夫。如人須尋箇屋子住，至於爲農工商賈，方惟其所之。主者無箇屋子，如小人趁得百錢，亦無歸宿。孟子說『求其放心』，已是兩截。如常知得心在這裏，則心自不放。又云：『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；不知此心，却似睡困，都不濟事。今看文字，又理會理義不出，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。』植。時舉同。

先生一日謂諸生曰：「某患學者讀書不求經旨，談說空妙，故欲令先通曉文義，就文求意；下梢頭往往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，却看得不切己。須是將切己看，玩味人心，力去行之，方有所益。」

端蒙。

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泛濫，先生曰：「看教切己。」文蔚。

學者講學，多是不疑其所當疑，而疑其所不當疑。不疑其所當疑，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；疑其所

不當疑，故枉費了工夫。金溪之徒不事講學，只將箇心來作弄，胡撞亂撞。此間所以令學者人細觀書做工夫者，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，求箇的確所在。今却考索得如此支離，反不濟事。如某向來作問，蓋欲學者識取正意。觀此書者，當於其中見得此是當辨，此不足辨，刪其不足辨者，令正意愈明白可也。若更去外面生出許多議論，則正意反不明矣。今非特不見經文正意，只諸家之說，亦看他正意未著。又曰：「中庸言『慎思』，何故不言深思？又不言勤思？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，須是思其所當思者，故曰『慎思』也。」必大。

或問：「向蒙見教，讀書須要涵泳，須要浹洽。因看孟子千言萬語，只是論心。七篇之書如此看，是涵泳工夫否？」曰：「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，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，只要子細看玩尋繹，令胸中有所得爾。如吾友所說，又襯貼一件意思，硬要差排，看書豈是如此？」或曰：「先生涵泳之說，乃杜元凱『優而游之』之意。」曰：「固是如此，亦不用如此解說。所謂『涵泳』者，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。與人說話便是難。某只是說一箇『涵泳』，一人硬來安排，一人硬來解說。此是隨語生解，支離延蔓，閑說閑講，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，說得遠，却要做甚？若是如此讀書，如此聽人說話，全不是自做工夫，全無巴鼻。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。此中人所問，大率如此，好理會處不理會，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，說得全無意思。」蘆。

或問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」，云：「須是從裏面做出來，方得他外面如此。」曰：「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。這裏面又那得箇裏面做出來底說話來？只是居處時使用恭，執事使用敬，與人時使用忠，『雖之

夷狄，不可棄也』。不過只是如此說。大凡看書，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，切忌如此支離蔓衍，拖腳拖尾，不濟得事。聖賢說話，那一句不直截？如利刃削成相似。雖以孔子之語，渾然溫厚，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。若如公說一句，更用數十字去包他，則聖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，教他分曉？只看濂溪二程橫渠們說話，無不斬截有力，語句自是恁地重。無他，所以看得如此寬緩無力者，只是心念不整肅，所以如此。緣心念不整肅，所以意思寬緩，都湊泊他那意思不著，說從別處去。須是整肅心念，看教他意思嚴緊，說出來有力，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，始得。如今說得如此支蔓，都不成箇物事，其病只在心念不整肅上。」綱

讀書之法，只要落窠槽。今公們讀書，盡不曾落得那窠槽，只是走向外去思量，所以都說差去。如初間大水瀰漫，少間水既退，盡落低窪處，方是人窠槽。今盡是泛泛說從別處去。某常以爲書不難讀，只要人緊貼就聖人言語上平心看他，文義自見。今都是硬差排，思其所不當思，疑其所不當疑，辨其所不當辨，盡是枉了，濟得甚事！綱

某嘗說，文字不難看，只是讀者心自曉崎了，看不出。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，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。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，如此無緣看得出。如千軍萬馬，從這一條大路去，行伍紀律，自是不亂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，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，無益於事。又曰：「看書且要依文看得大概意思了，却去考究細碎處。如今未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，便落草了，墮在一隅一角上，心都不活動。這箇是轉水車相似，只撥轉機關子，他自是轉，連那上面磨子篩籬一齊都轉，自不費力。而今一齊說得枯

燥，無些子滋味，便更看二十年，也只不濟事。須教他心裏活動轉得，（若）（莫）○著在那角落頭處。而今諸公看文字，如一箇船閣在淺水上，轉動未得，無那活水流泛將去，更將外面事物搭載放上面，越見動不得。都是枉用了心力，枉費日子。天下道理更有幾多，若只如此看，幾時了得！某而今一自與諸公們說不辨，只覺得都無意思。所願諸公寬著意思，且看正當道理，教他活動有長進處，方有所益。如一條死蛇，弄教他活。而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，不濟事。」同。

學者須要無事時去做得工夫，然後可來此剖決是非。今才一不在此，便棄了這箇。至此，又却臨時逐旋尋得一兩句言語來問，則又何益！壽昌。

或曰：「某尋常所學，多於優游澹洽中得之。」曰：「若遽然便以爲有所見，亦未是。大抵於『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』，且未可說『篤行』，只這裏便是澹洽處。孔子所以『好古敏以求之』，其用力如此。」讓。

人合是疑了問，公今却是揀難處來問，教人如何描摸？若說得，公又如何便曉得？若升高必自下。今人要入室奧，須先入門人庭，見路頭熟，次第入中間來。如何自階裏一造要做後門出！伊川云：「學者須先就近處。」賀孫。

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，便要爭說。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。他人有說不出處，更須反覆問，教說得盡了，這裏方有處置在。賀孫。

或人請諸經之疑，先生既答之，復曰：「今雖盡與公說，公盡曉得，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，亦不濟

○ 據陳本改。